

戏如人生

沙民著

明星罢演 同族相搏
恋人分道 兄妹反目
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

新华出版社

明星罢演 同族相搏
恋人分道 兄妹反目
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
一台上不了台的戏
一台下不了台的戏

戏 如 人 生

沙 民 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戏如人生 / 沙民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2. 9

ISBN 978 - 7 - 5166 - 0124 - 2

I. ①戏… II. ①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7546 号

戏如人生

作 者: 沙 民

出 版 人: 张百新

责任编辑: 白 玉

封面设计: 汉书鸿图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 - 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 - 63072012

照 排: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mm × 240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45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2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6 - 0124 - 2

定 价: 32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: 010 - 630771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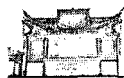
沙民自序

书写完，本没有什么要说了。付印前，回顾写作历程，感激之情盘桓于胸，有些话不能不说。于是，有了这个自序。

我曾身处类似书中事件的中心，亲历了惊心动魄的场面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和无奈，付出了勇敢和坚韧，收获了真情和自豪。对这段难忘的经历，当时就有写它的冲动。出于对人生道路和价值的思考，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忧虑，更觉得有写它的价值！这也许就是思想吧？思想，是文学创作绝对必需的。

真正敲键盘写作，在六年前。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进了杭城，虽然身不由己，但机关工作生活稳定，作息有序，为写作提供了基本条件。完成散文集《风雨人生》，长篇小说《热土》后，接着写作本书。初稿时，一头扎进那段难忘的经历，写得相当顺畅。初稿出来后，请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房向东，《汉语大词典》编纂处编审王土然，浙江文化艺术研究院一级文学编辑张政明等老师指导。王土然和房向东两位老师，分别写了长长几十页的意见！张政明老师多次当面交流探讨。综合他们的意见，我坚定地立足生活，又不拘泥于一时一事，对作品进行重构。真实，是一切艺术的生命！将生活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，需要自我超越的勇气！三位老师的意见，不仅给我以指导，也给了我信心和勇气！

这次修改后，我又请一些朋友“沙龙”了一次。其间，大家直言不讳，挑毛病，找问题，对我触动很大。结合前次三位老师的意见，



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，又作了较大修改。这次修改仅文字就压缩了5万多，虽然忍痛割爱，但删除了那些枝蔓性的“彩缎”，情节比原来更集中，人物性格更显豁，结构也更紧凑。这次修改，在注重技巧运用同时，追求大巧无痕的境界。当然，这只是追求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，还有很远的路！

本书写作过程中，新华出版社编审刘广军老师，几度审阅，热心指导；对作品修改提高和本书出版，给予了诸多帮助。这种帮助对一个知名度不高的作者，弥足珍贵！

最后，我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桦老师指导。白桦老师在百忙中阅稿后，写了深刻而又明确的指导意见。据此，我着重对人物形象及相互间的关系作了修改。白桦老师还为本书赐名：《戏如人生》。

本书的书名曾几度更换。在我亲历的那场事件中，面对全村人倾巢出动，挥泪送别的场面，我心里油然冒出一个书名：《山花泪》。写作过程中，一直用这书名。后来发现，类似《XX泪》的书名不少，为避免重复，改为《戏》。我虽然喜欢《戏》，却觉得过于抽象。后来在微博中作过征集，得到博友们热情参与和帮助。征集到的40多个书名中，有10多个类似于《戏如人生》。我将征集到的书名综合整理，挑选了4个供刘广军老师选择。结果，白桦老师所赐书名、刘广军老师的选择、多数博友的意见，三者惊人的一致！也算是众望所归吧？

本书能以今天的面貌捧献读者，离不开各位老师、朋友的指导！这些指导，不仅对本书，而且对我今后的写作依然有重要作用。当然，限于理解能力，也因为个人独特的生活和情感、偏好和追求，书中缺陷在所难免。这自当由我个人负责。

由本书的写作历程，我深切感到，文学创作是艰苦的个人劳动，但文学事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；要耐得住寂寞，静心而为；却不能自我封闭，闭门造车；必须立足生活，开放创作，汲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借鉴各种艺术形式和流派的长处，融会贯通，借梯登高……

好，赶紧打住，休再絮叨这常识范围内的话题！回到写这个自序的目的上来：对各位老师、朋友所给予的指导帮助，献上我最诚挚的感谢！

2012年6月23日于杭州古运河畔



目 录



沙民自序	1
第一章 送戏 抢戏	1
第二章 生戏 死戏	43
第三章 民戏 官戏	71
第四章 爱戏 恨戏	107
第五章 热戏 冷戏	142
第六章 武戏 文戏	182
第七章 散戏 聚戏	225

第一章 送戏 抢戏

那年春节前夕，离休的省文化厅老厅长专程去前山村，重游阔别几十年的故地。

村支书定山，一早到大龙溪桥头，眺望着逶迤在大山深处的公路，激动而又焦虑地等待着。老厅长一下车，定山老远伸出双手，前倾着身子，大步跑过去，一把抓起他的手使劲抖动。老厅长也紧紧握住对方粗大的手，苍老的脸上露出深情的笑容。

“走吧，天冷，山里的风像刀子！”定山关切地催促，“当心身体，看你操劳得头发都白了。”

“岁月不饶人啊！”老厅长看着定山的头，不无羡慕地说，“你还是一座青山，大龙溪的水养人啊！”

“山里的水又清又活，你以后常来。”定山说着哈哈笑起来，方正黝黑而又略微松弛的脸上，洋溢起得意的神情；浓眉下有几分浑浊的眼睛，闪烁着自豪的光，显示出孩子般的兴奋；重重地拉了拉老厅长的手，“走吧，走吧！”

“走吧，走吧……”老厅长喃喃着向村里走去。

村后山坡上，一间孤独的平房里，有人在吹奏坝曲。那呜呜然的声音，犹如寒风吹拂枯枝败叶，似有无限的苍凉，仿佛诉说着人间的苦难。老厅长骤然停步，倾听这苍凉的曲子，呼呼的山风撩起他的衣角。

“这可是冬牛……”老厅长仿佛是自问，又似乎在问定山。



“就是这个瘸子。”定山紧接着回答。

“瘸子？”老厅长惊异地问，“他怎么成瘸子了？”

“上山偷柴被石头砸的，”定山说着摇摇头，“可惜，可怜！”

“偷柴……石头砸的？”老厅长沉吟着问，“他怎么有这样的乐器？”

“他天天这样吹。”定山急呼呼答非所问。

“哦，草棚变瓦房了，可还是泥墙啊！”老厅长指着黄褐色泥墙的平房，“他过得好吗？”

“光棍一条，好个屁！”定山吼也似的说。

“他不是有个叫丫丫，在山花越剧团当副团长的妹妹吗？”老厅长关切地问，“平时回来看他？”

“成大戏子了，哪里还要家！”定山说着跺了跺脚，“人有良心，狗不吃屎！”

“他们可是相依为命的亲兄妹啊！”老厅长自语，低沉的声调和着苍凉的埧曲，包含着感慨。定山满面怒容还想说什么。老厅长以手势制止，倾听苍凉的埧曲，心沉浸在往事的追忆之中。

五十年代末，老厅长奉命带领工作队，在前山和后山一带开展工作。工作队进村时，人们倾巢出动，举着横幅，吹着梅花，敲着锣鼓，仿佛迎接救星的到来！

那时，人们满怀虔诚和憧憬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人人热情高昂，个个干劲冲天，到处飘扬着跃进的红旗，大有群山沸腾的气势。

但是，这种宝贵的热情，曾一度误入歧途。

冬种时节，人们高喊着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解放思想，大胆密植”，一亩田里播下的种子，比通常多几倍、十几倍，以求来年放出高产“卫星”。在这狂热的氛围中，老厅长却保持着几分冷静，对这种违反常识的做法感到疑惑。他听取老农民意见后，果断制止这种狂热的行动，并向上级作了汇报。当时，上级正在寻找有影响的“白旗”。老厅长的汇报正好撞到枪口上，被批判为“稀植论”的代表，作为一面大“白旗”来拔。

上级向前山增派了临时工作组，继续鼓动密植，到处插红旗放

“卫星”。常识自有它不可颠覆的力量。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，一经提醒，仿佛当头泼了冷水，突然清醒，密植的推进并不顺利。临时工作组一面继续鼓动，一面大拔稀植的“白旗”。高压之下，淳朴的农民运用他们特有的智慧，悄悄在种子里掺入沙子，甚至将常规播种量以外的种子炒熟后掺入。这样，既保证了合理密植，又达到了临时工作组要求的播种量，免于被拔“白旗”。

秋收冬种结束不久，许多人家已是谷柜空空，有的连米桶也见了底，只得半饥不饱地吃着糠菜；一张张黄瘦的脸上，已经隐约晃动着饥荒的阴影……怎样度过即将到来的漫长严冬，老厅长虽然被拔“白旗”，却依然忧心如焚，以负罪死谏的决心，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。在那举国发烧的年月，老厅长又被戴上右倾帽子。

这时，前山和后山大肆砍伐山林，支持外地作为大炼钢铁的燃料，附近的青山几乎剃了光头。任务超额完成后，临时工作组撤走了。老厅长继续留在前山，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。

经历了疯狂而又艰难的漫长严冬，前山后山土地上终于呈现出美丽的景象：金黄的油菜花、青翠的麦子、银灰的蚕豆、火红的紫云英，一片一片，蓬蓬勃勃。人们饥黄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，勒紧裤带，盼望丰收的到来。

前山的丰收景象很快传扬开去，那里依然是稀植！上级得知后十分震怒。临时工作组再度进驻。他们在村东溪滩上召开群众大会，动员人们移苗并畦，以达到密植的要求，放出高产“卫星”。老厅长在这个大会上被迫作了检讨。面对满地破衣烂衫，面黄肌瘦的人们，他流出了冰凉的眼泪。

所谓移苗并畦，是将多块地里的庄稼移到一块地里，在抽穗扬花的时节，这绝对是毁灭！遭受着饥饿折磨的人们，怎能毁掉自己亲手种植的即将收获的庄稼？可是，人们还是服从了，这实在是个奇迹，疯狂的奇迹！动员大会后，在临时工作组四处拔“白旗”的高压下，人们将开花的油菜和蚕豆，抽穗的麦子，连根拔起，移种到本来长满庄稼的地里。这些移种的庄稼，被太阳一晒很快萎蔫；原有的庄稼，被挤得密不透风。临时工作组动员人们，用风车给庄稼通风；连白发



苍苍的老人，也拿着扇子来到田头。身处这样的场景，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在搞生产还是在演戏……

这番荒唐的折腾后，春粮大面积减产，有的甚至绝收！这一年，老天也特别吝啬，黄梅季节几乎滴雨未下，田里旱得裂开口子，山上干得要冒烟。在这祸不单行的日子，饥荒像野火般蔓延开来，人们旱苗盼雨似的盼望救济。但是，临时工作组却动员人们多交“余粮”。他们上报的数字表明，这里春粮空前丰收，还放出了麦子亩产上万斤的超级“卫星”。人们无奈而又糊涂地响应着，一次次动员，篦头发似的反复检查，家家户户的粮食都被作为“余粮”收购。为了生存，人们只得去挖野菜充饥。野菜挖完了，人们上山挖一种叫金刚刺的根。这东西含有淀粉，但很粗硬，“进口”勉强咽下去，“出口”简直是遭罪，上一次茅坑要蹲半个来小时，实在不行只得用竹篾撬出来。最惨的是孩子，每次大便都痛得嗷嗷直叫。严重的营养不良，许多人得了浮肿病，皮肤发黄，浑身乏力，全身肿胀。整个村庄笼罩着狂热而又恐怖的阴影。老厅长动员工作队将自己的口粮集中起来，在早已关门的公共食堂煮成稀薄的粥汤，分给最困难的人。尽管工作队与民同苦，倾囊相救，但对于上千人的村庄，完全是杯水车薪。老厅长带领工作队集体进谏，为民请命，要求政府救济。可是，这救济如同早已断流的大龙溪水，迟迟不来，似乎要考验人们生命的耐久力。

前山饿死人了！后山饿死人了！等到毛毛雨似的救济到来时，前山已经饿死了十几个人！

这是怎样的惨祸啊！

时间流水般逝去，那个年代已经成为历史。可是，老厅长怎么也忘不了！每当想起当年饿死的人，心情总是那么沉重！

老厅长久久伫立，沉思凝听，仿佛觉得那苍凉的埧曲在提醒自己，该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也为自己心灵的安宁做点什么……

定山又抓住老厅长的手催促，老厅长终于跟他进村。

村子的面貌没有多少变化。老厅长看着成片乌黑的屋顶，和屋顶上稀疏枯黄的瓦松；看着高高低低的山墙，和小巷两边跳动着的一座座门脸；看着一些披檐下的太极八卦图，和一些人家门口挂着的镜子；

看着家家户户屋檐下黄澄澄的玉米，和一串串红彤彤的辣椒……既感到陌生新鲜，又觉得熟悉亲切！

“现在日子好过，粮食多得吃不完，”定山得意地大声说，“比那时好多了！”

“那时太苦啦！”老厅长感叹着，两腮微微歛动。

走在村巷里，不时传来尖利的猪叫，有人家正在宰年猪；有的屋子里热气腾腾，人们在欢乐地打年糕。老厅长很兴奋，想看看这些农村特有的景象。定山却拉着他的手连连催促，急呼呼把他带到自己家里。

定山家厅堂里许多老人在看电视，电视机声音很响，简直像高音喇叭。老厅长听到熟悉的唱腔，看到冒着雪花点子的屏幕上，省山花越剧团的丫丫正在演唱，心里突然起了莫名的冲动。

老人们兴致很高，不时赞叹着，评论着，说话时露出几颗稀疏的黄牙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做功啊，啧啧……”

“你听，你听，这个唱腔，大龙溪的水一样清亮。”

“唉，这个丫头总算苦出头了！”

“这个人戏演得好，做人不见得，也不晓得回来看看她哥。”

“人家忙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你们没跑过码头的人懂什么？”

“中央干部也要回家，她比中央干部忙？”

“是啊，没有她哥，没有前山，哪里来她的今天！”

“山上的兽，林中的鸟，都知道报恩，这个人不讲良心。”

老人们嗓门越来越大，简直像吵架。这里的人面对群山，平时就是这样大着嗓门说话。

“关掉，关掉，客人来了！”定山大声嚷道。

“别关，别关……”老厅长连声制止。

关电视机的老人疑惑地看着老厅长，重重地按下开关。

“让丫丫回来演一场，你们喜不喜欢？”老厅长感慨地问，神情有些急迫，又有些犹豫。

“吹牛，我们支书都请不动，你是天王老子！”关电视机的老人直



冲老厅长嚷。

“今天真是天王老子来了。”定山指着老厅长得意地说，“你们看看，他是谁？当年的工作队长！哈哈……”

工作队长？老人们满心疑惑，睁大眼睛还不够，连嘴巴也张得老大，仿佛要验明眼前这个人，是否真是当年的工作队长。难得他还记得前山，记得我们啊！老人们疑惑着，感激着，急忙将太师椅拖出来。

“你们真想看？就让丫丫回来演！”老厅长依然站着，放开嗓门说。

“你今天是来给前山送戏？”定山张着嘴愣了愣，突然惊喜地问。

老厅长犹豫片刻，郑重地点点头。在他看来，这对于丫丫，对于冬牛，对于前山，对于他自己，都是绝对必要的！

老人们抬起头，张着颤抖的嘴看着老厅长。

这时，定山老伴给老厅长端来一杯茶；接着又捧出一盘堆得高高的冻米糖，摆在退了漆的八仙桌上。

“真能让丫丫回来演戏？”老人们将信将疑地问，围着老厅长坐下。

“就说想不想看吧！”定山大声说，然后面对老厅长，“难道还会骗你们？”

“要看，一百个要看！”老人们忘记了刚才对丫丫的责怪，急迫地大声嚷起来。

“好，一定让丫丫回来演！”老厅长站起来，仿佛宣布一项重大而又神圣的决定。

“好！”定山感激地抓起老厅长的手，“最好正月初，空闲，人多闹猛。”

“好吧”老厅长迟疑着说，“就正月里。”

其实，真要山花剧团正月里来前山演出，老厅长没有把握。这时，山花剧团日程排得满满的，大多与领导活动有关，机动的余地很小。老厅长更担心，前山和后山两村宿怨深厚，以前械斗起来简直是一场战争！自己离开这么多年了，也不知现在两村关系怎样，山花剧团来

前山演出，是否会引发纷争……

前山和后山地处三省交界，四周群山环抱，高峰耸峙，是片美丽的山间盆地。中间一条横卧的山冈，将盆地分为前后两半。逶迤的大龙溪从盆地东边流过，溪水一半往南流过后山，一半往北流过后山。两村本是同根同源的孙姓大家族，原来都聚居在前山，随着人丁的兴旺，分出一支人马到后山。村落虽然分成两个，族长和族规依然统一。

大龙溪是两村的命脉，也是他们结下宿怨的根源。溪中水源有限，尤其是干旱年份，滴水贵如油。所以，两村经常为争夺大龙溪水源吵闹、械斗。时间一长，彼此互不信任，裂痕越来越深。特别是后山，总觉得自己以前是前山的附庸，回想起来似乎事事吃亏。于是，有人挑头推举了自己的族长。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一旦有了自己的首领，两村之间俨然两国，连边界也划得清清爽爽；彼此发生械斗，就仿佛两国交兵。前山人多势众，又自以为是正宗，每次都要得胜方肯罢休；后山不甘示弱，全民上阵，奋勇抵抗。这样一代代下来，双方宿怨越结越深。

这里的人剽悍豪爽，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！两村之间的械斗，一律置于光天化日之下，堂而皇之地进行，决不打冷枪，放暗箭。开战前，一方会到另一方下战书。接到战书的一方会毫不迟疑地应战；如果稍有迟疑，会被对方看作怯懦，会使本村人感到耻辱。接受战书后，族长在祠堂里发布动员令，对人员进行编队，对前方后勤一应事项作出安排。下战书的一方不会突然攻击，以足够的耐心，等待对方准备完毕。这时双方摆开战场，兵对兵将对将地拼杀一番。一旦有人阵亡，械斗会自动停止，叫“见血止”。如果一方抵挡不住，无亡而退，另一方会紧追不舍，冲进村子，直至有人被打死，或者捣毁祠堂里的祖宗牌位，然后收兵凯旋。平时，两村依然相互来往，亲戚朋友之间依然走动，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怨仇。一旦械斗发生，则六亲不认。亲戚对战，朋友相搏，是天经地义的事；一方抵挡不住时，另一方会大叫一声“对不起”，话音未落，手中的刀棍早下去了。

两村虽然内部争斗不断，但对外依然高度一致，无论哪个村与外



村发生争斗，另一个村会不惜牺牲物力人力以至生命，毫无保留地出手相助。有时，别的村看到两村内部开战，幸灾乐祸地以为时机已到，蠢蠢欲动趁火打劫。得到这样的消息，两村内战会自动停止，调转枪口刀锋一致对外。趁火打劫者往往一败涂地，偷鸡不着蚀把米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对外战争一结束，两村内部重新摆开战场，继续那场尚未打完的内战……

到现代，两村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，仿佛分成南北两股的大龙溪水，朝各自的方向流去，到遥远的地方成了不同的河流。可是，为争夺大龙溪水源的争斗却一直不断，就像大龙溪不会永远断流一样。老厅长在此工作期间，两村为争夺大龙溪水源，爆发了空前的械斗，连公安机关也无可奈何，最后调动地方部队分割包围，才得以平息。前几年，后山凭借经济实力，对大龙溪进行了疏浚，建造了水闸。干旱时节，疏浚后的溪道能引得更多的水源；洪水来临，闸门一关，滔滔洪流全部涌向前山。后山水闸建好后的第三年，碰上了特大洪涝。在人与自然搏斗的背景下，两村械斗骤然爆发。前山以伤亡多人作为代价，硬是把后山的水闸炸了个大窟窿。事后，政府对两村各打五十大板。经水利专家鉴定，后山的水闸不再修复；县里支持前山疏浚溪道，使前后保持平衡。可是，两村人的心理却始终难以平衡，矛盾纠纷不断，有时甚至大打三六九，小打天天有，臭名远扬，被称为两伊地区，以致吃皇粮的国家干部，害怕到两村所在的乡里工作，乡领导人走马灯似的更换。

最近，县里采取“以蛮治蛮”的策略，将县林业局副局长、前山人春狗，派到乡里当书记。春狗高中毕业回村劳动，在定山的极力推荐下，进林校读书。中专毕业分配到县林业局，在干部“四化”浪潮中幸运地提拔为副局长。对这次回乡当书记，春狗乐意而又激动。他并无衣锦还乡的荣誉感，而是出于对老家淳朴深厚的感情。当然，春狗知道，这书记是别人不愿接手的烫手山芋，心里也不无担忧。领导找他谈话时，春狗在欣然领命的同时，坦陈了为难之处。领导郑重表示，这是对他的培养和考验，要他首先做好本村工作。春狗怀着对老家神圣的使命感，壮士一去不返的悲壮、对美好前程的向往，走马上

任。

春狗到乡里报到，是老厅长来前山的第二天。老厅长上门送戏，春狗回乡当书记，这对前山来说，实在是双喜临门，史无前例！定山得知春狗从乡里回村，兴冲冲在桥头寒风中等待。区区一个乡书记，芝麻官都算不上，但定山将它看作极大的荣耀。

春狗一下自行车，定山眉开眼笑迎上去。春狗非常兴奋，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定山说，却一时说不出来。他心底涌起对祖宗和家族神圣庄严的感情，对前山一山一石，一草一木都感到亲切，两眼闪烁着晶莹的光彩。

“好好好！”定山说着抓起春狗的手，“双喜临门，这回前山有面子啦！哈哈，你后山多几块钱有啥了不起！”

一提到后山，春狗的心猛然一沉，惊愕地松开手问：

“双喜，哪里来的双喜？”

“双喜，双喜！”定山紧接着说，依然眉开眼笑，“你到乡里当书记，是第一喜！”

“这是第一喜？”春狗以肯定的语气问，急匆匆向定山解释，“这个书记没人愿意干，才叫我来，是个赤膊背杉毛，浑身扎刺的活。”

“这话不中听！”定山不解地说，“山里人老老实实，不像城里人滑头滑脑，怎么会赤膊背杉毛？这书记好当！”

“不好当……”春狗说着摇摇头，“因为前山和后山……”

“前山和后山？”定山对此还算敏感，收起笑容，“你告诉后山，别以为有几块钱就了不起，只要他们老实，前山保证没事。”

听到定山居高临下的话，春狗的心重重地一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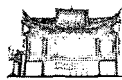
“县里派我来，要我首先做好前山的工作。”春狗解释。他终于打开话匣子，将领导要他来锻炼、接受考验的意思，和盘托给定山。

定山听着，眉目又开朗起来。

“好，锻炼好啊，以后回城里当县长！”定山方佛看到了春狗的灿烂前程，兴奋而又郑重地说，“你放心，前山保证不挑事！”

“前山不挑事？”春狗自语，停了停问，“那么，后山挑事呢？”

“后山挑事？”定山反问，心里说，后山挑事找后山说去，但看到



春狗为难的样子，忍着不出口。

“一个巴掌拍不响！”春狗恳切地说，“前山不理睬，谅他们也挑不起事来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定山突然一拍手，“对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放心当你的书记，前山一定不理他，让他疯狗一样叫得没味道，自然会熄火，哈哈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！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！”春狗说着拉住定山的手晃动，仿佛孩子在长辈面前撒娇。

“我讲话算数！”定山说着抽回手拍一下胸部。春狗又拉定山的手，定山一把抓住春狗的手，仿佛突然记起什么，兴奋地说，“你看你看，光顾着高兴，差点把还有个喜事忘了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喜事？”春狗好奇而又急迫地问。

“有！”定山满脸得意，“丫丫要回来演戏啦！”

“啊！”春狗简直不敢相信，心底顿时涌起兴奋的激流，脑子里犹如电影突然开映，回想起那段患难与共、刻骨铭心的恋情。这段美好幸福的恋情，结局是那样撕心裂肺，伤痛至今隐隐在心。恋情虽然破裂，但自己一直希望成名后的丫丫回村演戏，为冬牛，为前山，也为那段苦难的岁月。可是，丫丫一直没有，连她的亲哥都不来看望。现在为什么突然要回来演戏？这么多年不见了，她现在是什么样子？春狗兴奋中夹着许多惊疑。大名鼎鼎的丫丫回村演戏，对前山是大长面子的事情；加上自己回乡当书记，前山确实双喜临门啊！可是，这对后山是极大的刺激，他们能接受，会甘心吗？春狗心里兴奋而又沉重。

定山见春狗愣着，以为他不欢迎丫丫。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别跟女人计较。”定山说着拍拍春狗的肩膀，“她回来演戏，是给前山长面子……”

这太好了，我高兴都来不及，怎么会跟她计较！春狗打断定山说，略一迟疑，不由自主地问，“那么，后山演不演？”

“后山？他们怎么轮得到！”定山得意地笑笑，看了看春狗，“你放心，到时我会上门请他们来看戏。”

“好，请后山来看戏……”春狗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疑问，后山

会来前山看戏吗，到时会出现怎样的局面？但春狗依然兴奋，由丫丫自然想到冬牛。

“冬牛知道了吗？”春狗激动地问。

“一个瘸子，成天躲在家里吹喇叭，恐怕还不知道？”

“快去告诉他吧！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现在，”春狗肯定地说，“他一定比谁都高兴呢！”

“好，小书记听大书记的。”定山打趣地说，即刻迈开腿，前倾身子去冬牛家。春狗拉起自行车，紧紧跟着定山。

冬牛在家门口，略显佝偻的身子靠着门框，右手握着个陶埙，两眼看着门前的小路，凄迷的目光仿佛有所期盼。他远远看到两人走来，认出是定山和春狗，心中荡起感激的涟漪。以前，春狗每次回来都去看他，他每次都很感激。冬牛看到两人临近，瘸着腿迎上去。春狗急忙将自行车放下，上去紧紧抓住冬牛的手。

“丫丫要回来演戏，终于回来啦！”春狗急迫地说。

“啊……”冬牛挣脱春狗的手，盯着他，又看看定山，两眼放射异样的光。

“你不相信？”定山带着责怪的口气，感慨地说，“要回来啦，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啊！”

冬牛不说话，怔怔地站了会，突然一把抱住春狗，眼泪泉水般涌出来。

“回来啦，回来啦……”春狗抱住冬牛喃喃，眼泪也滴落下来。

“哭什么！”定山简直吼起来，“这么好的事情，要高兴！”

“高兴，高兴啊！”春狗放开冬牛，说着打了他一拳。

冬牛破涕为笑，拉着定山往屋里走。定山走了几步突然转身。

“你这窝里冷冰冰，连杯热水都没有；走，我家去，晚饭喝酒，庆祝双喜临门！”定山话音未落，就大步向前，回头见冬牛原地站着，跑过去拉了他一把。

定山一到家，把春狗和冬牛晾在一边，将几只鸡赶得咯咯直叫，抓住一只宰杀。晚饭时，定山喝下一碗白酒，兴奋起来。